兩浙名賢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

武功

漢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零陵太守楊璣平璇

三國吳

左將軍留正明贊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晉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龍驤將軍戴安丘逯

營道侯沈敬先田子

建武將軍沈敬士林子

新夷縣侯孫季高處

[illegible]

[illegible]沈叔任

[illegible]沈弘先慶之 [illegible]

建武將軍吳喜

寧朔將軍蕭僧靜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 子寶安附

豫章內史胡方秀頴

右衛將軍杜雄盛稜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左衛將軍錢子韶道戢 父景深附

[illegible]州刺史駱旗門文牙 父裕附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宜黃侯陳元方慧紀子正業正平附

唐

洮州刺史施世英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父文彊附

兩浙名賢錄卷三十目次終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蕭陽陳　彩效彬氏閱

武功

漢共二人

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

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上嘉其功勳迺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功效甚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

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吉甍謚曰繆侯子光嗣甍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爲安遠侯

零陵太守楊機平璇

楊璇字機平會稽烏傷人初舉孝廉稍遷至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置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

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然馬驚奔
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
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
奏璩實非身破賊而妄有其功璩與相章奏凱有黨助
遂檻車徵璩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
章具陳破賊形勢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
詔書原璩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璩三遷爲勃海太
守所在有異政以事免後尚書令張溫特表薦之徵拜
尚書僕射以病乞骸骨卒於家

三國吳 共二人

左將軍留正明贊

留贊字正明、金華人、勇果絕倫、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之、贊創一足自後屈蹙不伸、捺刀自割其筋、血流氣絕、家人驚怖、遂引其足、足伸創愈、駱統聞而壯之、乃表薦贊、疊有戰功、稍遷屯騎校尉、直言不阿、權右憚之、隨諸葛恪征東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拜左護軍、道病卒、

鎮軍大將軍陸幼節抗

陸抗字幼節丞相遜之子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還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爲慙建興元年拜奮武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晧卽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建衡元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日部

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謹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以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

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吾寧弃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

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闡
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闡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
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
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闡果攻故夷兵處抗命
旋軍擊之矢石雨下闡衆傷死者相屬闡至經月計屈
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
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闡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
使輕兵躡之闡大破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
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

治城國、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故得將士懽心、加拜都護、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藩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順流泛舟、舳艫千里、星馳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跡、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

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諸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抗五子晏景玄機雲、晏景機雲以文名、自有傳、

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晉 共六人

冠軍將軍謝幼度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領南郡相監北征諸軍事於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於是徵還拜建武將軍

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衆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襄陽既沒堅將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逯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於泗口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超復進軍南侵堅將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

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
等軍人相驚遂各分散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
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偽
將都督顏因復進擊又破之斬其偽將邵保超難引退
玄率戴逯等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
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
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
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
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於項城衆號百萬

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纔至、先遣將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距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擒堅偽將梁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肥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

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騎八千涉渡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琰玄仍進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

七八、獲堅乘輿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賜錢百萬、綵千匹、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潁、經畧舊都、玄復率衆次於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澀、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奭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爲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俱便、又進伐青州、遣淮陵太守、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

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匡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許之丕告飢玄饋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以勳封康樂縣公復遣寧遠將軍春演伐申凱於魏郡破之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

遠據黎陽反執滕恬之又泰山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使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復遣長史劉濟賫表盡送節蓋章傳乞解職以盡醫藥詔遣醫就視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久不差又上疏哀請不報前後表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玄遂輿疾之郡十三年卒於官時年四十六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子瑍嗣

秘書郎早卒子靈運嗣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玄
嘗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靈運自有傳

中軍將軍謝石奴石

謝石字石奴安之從弟初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
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伯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
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符堅先是童謠
云誰謂爾堅石打破故桓豁皆以石名子以邀功焉堅
之敗也雖功始牢之而成於玄琰然石時爲都督云遷
中軍[illegible]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兄安薨遷衛將軍加

散騎常侍以公事與吏部郎王恭互相短長恭甚忿恨自陳褊阨不允且疾源深固乞還私門石亦上疏遜位有司奏石輒去職免官詔曰石以疾求退豈準之常制輸令還歲餘不起表十餘上帝不許石乞依故尚書令王彪之例於府綜攝詔聽之疾篤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加鼓吹未拜卒時年六十二贈司空謚曰襄

龍驤將軍戴安丘逯

戴逯字安丘處士逵之弟也驍勇多權略逵厲操東山而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逯曰卿兄弟志業何殊逯曰

下官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肥水之役謝以功多封廣信侯位至大司農

管道侯沈敬先田子

沈田子字敬先武康人先從劉裕克京城進平建業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十二年裕北伐田子與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陽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爲疑田子曰兵貴用奇今衆寡相懸勢不兩

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一及其未整謂之必
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是也即獨率所領鼓噪而進
賊合圍數重田子乃弃糧毀舍躬勸士卒前後奮擊所
殺萬餘人泓既降裕宴於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
之平卿之力也即以咸陽相賞授咸陽始平二太守

建武將軍沈敬士林子

沈林子字敬士田子之弟少有大度博覽羣書王恭見
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劉裕爲揚州辟爲從事
領建熙乞封貧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累著

軍功裕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裕伐姚泓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均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弃捐輜重還赴裕林子

按劍曰、今日之事、下官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高厚、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誓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諸將發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裕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車之良轍也、裕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啣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

締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戰皆捷凡所俘馘悉以還締以示王師之弘裕至閿鄉泓掃境內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軍禦之裕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長安既平還至彭城裕令林子差次勳勤隨才授用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

威將軍河東太守武帝踐祚以佐命功封濩壽縣伯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懷少子璞嗣歷官淮南太守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自有傳

新番縣侯孫季高處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少任氣劉裕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番縣五等侯盧循之難裕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搗其巢穴卽遣季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卽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

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劉裕表贈交州刺史

宋齊梁陳 共一十九人

建威府司馬沈叔任

沈叔任武康人赤黔之子少有幹質朱齡石伐蜀以叔任為建威府司馬平蜀之功亞於元帥以功封新寧縣男官終益州刺史

建威將軍沈弘先慶之 子文季附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少有志力晉末孫恩作亂

健其衆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屢捷由是以勇
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
十未知名兄敞之爲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
有功遂即眞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
陵太守伯符板爲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爲寇慶之
爲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永初二年
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
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白文帝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
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劉湛知之欲

相引接謂曰卿在省年月久遠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

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

軍及湛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韈縛袴

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

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元嘉十九年雍州

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律

下獄以慶之爲建威將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加南濟

陰太守雍州蠻又爲寇慶之以將軍太守率後軍中兵

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

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衆又討犬羊諸山蠻緣險築重城施門櫓甚峻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門相通又令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燒營火至輒以池水灌滅之蠻被圍守日久並飢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都下以為營戶三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侵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

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已而師出果無功蕭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碻磝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師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制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皆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間至江

丐咸罹其患乃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制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咨受軍略會元凶弑逆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孝武泣求入宮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惟力自視殿下是何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家國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旬日整辦皆謂神兵百姓忻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爲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元凶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

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斬之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
將軍出爲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封南昌縣公孝
建元年魯爽反遣慶之與薛安都等往討之安都臨陣
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
三司改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以爲
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至稽顙自陳
言輒涕泣上不能奪聽以郡公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
斛二衛史五十人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復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衆討

之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曰沈公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慶之不開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士卒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給卹吏五十人門施行馬慶之居西明門外室宇弘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廣開田園之業使

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娛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縷匕箸及杯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孝武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

遺制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委慶之前廢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園每農桑劇月無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之

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於是摘杖而去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惟慶之旣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耳廢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諍帝意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齎藥賜死時年八十及死賵賻甚厚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涼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更謚曰襄公子文叔文叔子昭明昭明子光昭略各有傳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

以寛雅正直見知，以軍功封山陽縣五等伯，位中書郎，
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收，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
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免，明帝立，爲黄
門郎，領長水校尉，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就褚彦回
求幹事人爲上佐，彦回舉文季，轉驃騎長史，南東海太
守，休祐被殺，雖用堯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墓展
哀，元徽初，自秘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
妻王氏飲亦至三斗，嘗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
年，沈攸之起兵，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

軍事、初慶之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收攸之弟新
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炊火焉、君子
以文季能報先恥、齊國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
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文季風采稜
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
季不爲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
勸彥回、彥回甚不平、啓武帝曰、沈文季謂彥回經爲其
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
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魏軍動事、彥回曰、陳顯

是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遂發怒啟武帝曰褚彥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永明中累遷領軍將軍延興元年以爲尚書右僕射明帝即位加領太子詹事建武二年魏軍南伐制文季鎮壽春文季入城門嚴加備守魏軍尋退百姓無所損轉侍中左僕射文季以時方昏亂託老疾不預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答未幾見害先被召便知敗舉動如

武功

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於華林園死年五十八

朝野究之中興元年贈司空謚曰忠獻公

建武將軍吳喜

吳喜餘杭人本名喜公明帝減為喜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背誦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為主書書薦喜為主書吏進為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

校尉沈慶之征蠻啟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所知稍遷主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寛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

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五年大破魏軍於荊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南賊方熾慮後翻覆生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荊州頗縱人剽虜又時時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悅後壽寂之死喜內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

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發詔賻贈子嶽人嗣侯

寧朔將軍戴僧靜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脫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坐事繫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會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啣三頭拍浮而還沈攸之事起

高帝入朝堂遣僧静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蘊烈據倉城門僧静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輙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静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高帝即位封建昌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祚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永明八

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啟武帝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勑武帝不答而心竊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諡壯侯

散騎常侍周景德文育 子寶安附

周文育字景德壽昌人本姓項氏少孤貧爲壽昌戍主周薈義子因從其姓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

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敎之書計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敎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故薈爲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諸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賵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啟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

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者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尅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

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自將以攻文育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為軍鋒及至姑孰擊破景將侯子鑒景平改封

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克杜龕遂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彪悉衆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城未尅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乃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

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敗走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文育乃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僞退

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芊
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
中間築城饗士鼓吹大作賊徒震駭歐陽頠乃退入泥
溪作城自守文育遣楊威將軍周鐵武襲頠擒之於是
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尅之
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栗其下遂斬勃以降而勃子
孜與余孝頃猶據石頭文育攻之孜降孝頃退走新呉
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王琳擁
據上流詔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

武昌與琳戰於沌口及周廸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廸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勱而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廸等廸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兵多若取曇朗衆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廸之敗弃船走莫知所在及得廸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

陋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子寶安嗣天嘉二年有詔配饗武帝廟庭初武帝嘗曰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太過非全身之道後卒如其言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驅馳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吳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

武功

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廸之破熊曇朗實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吳興太守襲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碁嗣位晉陵定遠二郡

豫章內史胡方秀頴

胡頴字方秀吳興人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頴深自結託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頴爲巴丘令鎮大皐督糧運下至

豫章以顗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顗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顗羅州刺史、封澧陽縣侯、尋除豫章内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顗率府内驍勇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功多、武帝受禪、拜兼左衛將軍、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卒官、諡曰壯、天嘉二年、配饗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右衛將軍杜稜雄盛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唐人、少落魄、不爲時知、頗涉書傳、

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蕭暎，暎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侯景平，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武帝謀誅王僧辯，稜難之，武帝懼其泄，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絕於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進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

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卽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卽位加特進侍中右光祿大夫解尹量置佐史給扶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於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饗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員外散騎侍郎沈子恭恪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暎之爲廣州兼暎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

覡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
東宮直後以嶺南勳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
子弟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
山應之恪主東土山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
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
授都軍副武帝謀討王僧辯使文帝還長城立柵以備
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
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泰乃走龕平
武帝受禪恪自吳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

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別宮、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
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決
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帝
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
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
將都督廣州刺史、兵荒之後、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
以恩惠、嶺表賴之、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左衛將軍錢子韜道戢 父景深附

錢道戢、字子韜、吳興長城人、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

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之、武帝輔政、道戰隨文帝平張彪於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嘉縣侯、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戰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黃法𣰰攻下歷陽、因以道戰鎮之、卒官、諡曰肅、子邈嗣、

越州刺史駱旗門文牙 父務附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
軍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兒容貌非常必當
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陵覩帝儀表
知非常人資待甚厚及帝為吳興太守引文牙為將帥
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
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
夫人謚曰恭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
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子義嗣
鎮軍將軍章伯通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為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

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尅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勳第一除都督郢州刺史周廸據臨川反昭達便道征之廸敗走徵爲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陳寶應納周廸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廸廸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

其上湀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
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
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出爲都督
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
並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
秩蒲徵爲中撫大將軍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歐
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
乃出頓洭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
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

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令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石卩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為橋、以渡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為長戟、施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赴、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必同羣下、士亦以此附之、每飲食、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

朗之辭、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麻龍弗之際也、四年、配饗文帝廟庭、子大寶嗣、

錄事參軍王世雄猛

王猛字世雄、東陽太守淸之子、承聖末、陳武帝旣殺太尉王僧辯、遣文帝攻僧辯婿杜龕、龕告急於淸、淸引兵援龕、大敗文帝於吳興、時廣州刺史歐陽頠亦與淸同援、中更改異、頠竟殺淸、歸於武帝、猛時年五歲、文帝軍渡浙江、訪之將加夷滅、母韋氏携猛遁還會稽、遂免、及長勤學不倦、博涉經史、兼習孫吳兵法、以父遇酷終、文

帝之世不聽音樂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太建初始釋
褐鄱陽王府中兵參軍再遷永陽王府錄事參軍猛概
慷慕功名先是上疏陳安邊拓境之策甚見嘉納至是
詔隨大都督吳明徹畧地以軍功封應陽縣子累遷太
子右衛率徙晉陵太守威惠兼舉姦盜屏息富商野次
云以付王府君郡人歌之以比漢之趙廣漢徵為左驍
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廣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
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
靖猛至即擒靖送建鄴進爵為公加先勝將軍平越中

郎將大都督發廣桂等二十州兵討嶺外荒梗所至皆平授鎮南大將軍都督二十四州諸軍事尋命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及聞臺城不守乃舉哀素服藉槁不食歎曰申包胥獨何人哉因勒兵緣江拒守以固誠節及審後主不死乃遣其部將辛昉馳驛赴京歸款隋文帝大悅謂昉曰猛懷其舊主送故情深即是我之誠臣保守一方不勞兵甲又是我之功臣即日拜昉開府儀同三司仍詔猛與行軍總管韋洸便留嶺表經畧猛仍討平山越奏聞降璽書褒賞以

其長子繕爲開府儀同三司、猶尋卒於廣州封歸仁縣
公仍贈使持節大將軍宋州刺史諡曰成子繕襲、

宜黃侯陳元方慧紀 子正業正平附

陳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從
武帝平侯景及帝踐祚封宜黃縣侯除黃門侍郎大建
十年與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兗州刺史、
至德二年爲都督荊州刺史及安平王蕭嚴晉熙王蕭
瓛等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
同三司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舡艦

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趨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軍士皆不殺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一死戰於是有五黃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

漢口為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蕭敗盡燒公安之儲偫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為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諭又使樊毅諭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見重當時

唐 共三人

洮州刺史施世英

武功

施世英安吉人、家世業農、多積粟、好施予、毋衣食一鄉、世英生而勇斷、有才氣、不衣襏襫而喜騎射、鄉里年少、多嚴事之、隋大業中天下擾攘、盜賊蠭起、世英率宗族子弟幷鄉里年少、以軍法部伍之、聚糧自守、盜賊聞之、不敢犯里閈、獨全、已而聞高祖起義、率衆歸附、每戰伐、先鋒陷陣、功多、拜洮州刺史、賜賚優渥、麾下莫敢望、未幾病卒、高祖悼惜、厚賻其喪、勅令歸葬、

右武衛將軍錢九隴 父文疆附

錢九隴長城人、父文疆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

城入隋以罪沒唐公府爲奴因得事焉九隴有膂力善騎射常帶刀以衛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征薛仁杲劉武周累擢右武衛將軍從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橫槊先登敗衆披靡黑闥平功最封郇國公改巢國卒諡曰勇陪葬獻陵

兩浙名賢錄卷之三十終